

## 臺灣女生

臺灣女生有淺栗色的及肩短髮，拖著亮晃晃一席長版的駢文，夏了你所有不曾到訪的小巷。臺灣女生有最深邃的黑髮與黑褐眉眼，轉著黑膠唱片踩黑色皮靴，不知所云卻不令人手足無措。臺灣女生會心血來潮做馬卡龍，每失敗一次又重焙，直到仰慕她的人在門口徘徊又失望離去，才悠悠抬起頭，笑著成品無人可送，抱著一盒全吃掉。但臺灣女生仍熱愛著茯苓糕、杏仁露、甜豆花、熱米漿、燒仙草、冰愛玉、狀元糕……。她們小心翼翼地和機車爭道、和老闆喊價，一手拿錢包又撐傘，一手接過下課下班的點心，躲進騎樓深處的角落——她在回家路上。

這座島上人口稠密、城市遍布，許多女孩直至成年都不曾擁有過自己的房間。如果有個幾面能自由布置的牆壁，各種海報、壁貼、紙膠帶都用上了，花花綠綠，好像青春就不曾消失。她們好像還留著 WALKMAN 隨身聽、驚艷於 CD 播放器、依稀記得老舊的收音機，蒐集壞了不能用的捲線耳機，一邊又想犒賞自己最新流行的 Aipod。在藍芽第一次配對成功後，馬上把

裝置名稱改成那些基本款的英文名字。第一次離家時，她們總用一種如綠寶石的神采，繫起馬尾，在駕訓班晨練。拿了駕照、出了社會，她們才開始享受被人接送的寵愛。

或者不。

又或者她終於明白世道的艱辛，除了年輕貌美以外，這個世界教會了她認清自己的本分——出入豪華華宅，心裏卻荒成一座每晚鬧鬼的城。

同在一座城市的臺灣女生總有默契的依照性格、學經歷、年紀，分成各種各樣的互助團體，俗稱「小圈圈」。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嚼舌根，互相介紹朋友認識，就像臉書般記載、動態合併不同交友圈的資源和訊息。然而世界各地的女子（性別主流化後）大約如此，這些都算不上是特別之處。差異在於散場之際，總會有個女孩提醒大家時間，另一個一手抄起帳單、計算個別開銷，一個則離席幫已經醉酒的朋友叫車，一個跳起來攔著大家拍了紀念合照再走，也總有一個女生，熟記每個朋友家庭狀況，對於每個人夜歸宵禁瞭若指掌，臨走時惦記：「到家說一聲！」在熱鬧的川菜館、小週末的西班牙酒館、大學的系上活動，臺灣女生式的散場都像一

場精心計算過的社交舞蹈，每個人堅守自己崗位，一進一退、一語一笑，都是最體面的謝幕退場，都是過度包裝的深刻理解與體諒。

臺灣女生似乎總渴望著遠方的什麼。有時夜長無眠，她說：「我先睡了。」實際上是在能滴出水的秋風裡，披上近乎隱形的憂愁和嘆息，向著巷口那隻貓走去，又步行去河堤上觀看日出。她直至離鄉那天，都沒有辦法梳理出半分對於未來的想像、對於生活的期待，彼岸等待她的又是否野獸深山，抑或花香奶蜜之地。

「去那麼遠要幹什麼？」、「讀這個有什麼用？」、「不要給我在外面瞎混，講出去很難聽！」……臺灣女生的遠行，總是伴著很多擬稿的演練，像是召開記者會或是到議會備詢，心平氣和回答尖銳的問題，篤定地看向對面空洞的泥牆，或是失焦了的草原和天空。甚至不只是遠行，「怎麼一直沒交男朋友？」、「為什麼不回家住？」、「怎麼好好的○○系不讀畢業？」年紀越大，記者會召開次數好像也越多，而召開原因則包羅萬象。鎮日演員般的鍛鍊卻沒有讓她更習慣這種氣氛，吐出的答案儘管得體大方，卻也和本心相去甚遠：事實上，她完全不知道為何她想離開、為何出走、為誰壯遊。

日復一日的生活實感總是令人疲倦不堪。尚未結束就知道沒有結果的愛情、還沒讀完就先被告知結局的書、總是在二月中就停止的日記寫作、永遠不會撥出的那一個號碼——每一天都過得很忙碌，忙碌中有種偷竊時間的罪惡，時間被生活給佔據，卻沒有時間停下來生活。都市裡的每一盞燈火，都映照出不同的面孔，也許某晚望著對面的公寓，裏頭深處擺著一面鏡子，直直望過去，會在對面的人家裡看見自己。城市裡的每個故事，或多或少存在個體差異，基調卻都被多愁善感的少女看成同一個結局。小鎮的每戶人家，都有著父母告誡不能胡開亂提的那一壺，當萬事已休，在寧靜的夏夜裡，她也厭倦了筆直如田埂的故事線，妄想遠方城市似錦繁花中，她還沒擦肩的那個命中注定。資質平庸的猜測和真切的現實體驗，都不過如此。

或許臺灣女生只是太任性，不用當逃兵、不用買房買車事業有成、不用背負他人的幸福，在女權意識高漲的國度自由過了頭。不想再看見自己吟唱世世代代的怨嘆，那些阿嬤阿姨媽媽在夜深人靜時才哼出來的曲調，那些過於苛責女孩女體背後的每一句潛台詞，那些貫穿於人生背景中，無法被截鋸的骨幹當中，隱藏的身世密碼。終有一天，她們下定決心抓緊整個世界都側過頭去關心桃色新聞、貪汙事件、政黨相爭、邊境戰火之時，朝著一個最近的空隙拔腿就跑。

「想去台北讀書。」

「工作存錢之後要去美國讀碩士。」

「可能會回來臺灣，但也可能不回來了。」

從十幾歲累積的千言萬語，化為輕描淡寫的幾句話。提得起，放得下，像是隱喻那只床下裝著她全副家當的皮箱。若人畢竟是被歲月的長河簇擁著順流而下，那麼這不可逆的時勢不來自於其他，來自於時間反覆沖刷人生裡巍峨聳立的險峻、淚水如涓涓細流刻劃出無奈又蒼涼的地景。似乎在這廣袤之中，她的身影冥冥之中會被長河給淹沒。罷了！淹沒可好，歷史不缺她，她也不存在於正史記載的大事紀中。

然而野史才是每個時代的精華之處。寫不進列傳，可是再柔弱的臺灣女生都會流露某種令人眼底驚艷的俠氣。凌晨三點，一通電話就為朋友送行；素昧平生，在酒館能互相傾訴壯志未酬的慨嘆。最怕難過感情關，但臺灣女生敢愛敢恨，且不輕易提愛，一旦墜入人世間，便是用盡全身力氣，也要對自己的感情問心無愧。

四面環海的孤島，影響她為人做事的習慣，形成她文化人格的底蘊。離鄉背井，或是步入社會，她學會在獨木橋上踮腳奔跑，熟練於荊棘路上輕盈閃躲，她知道各種場合應該出現的提問和對答，她曉得各式會議上遵循的框架和權力政治。走進每個房間，她瞭解該笑臉盈盈、客氣的叫聲「老闆」和「學長學姊」；坐在每張桌子，她明白先來後到，座位和聲量大小的拿捏。或許她也曾迷惘為何屈就社會的潛規則，但最重要的法則已經揭曉，生存就是生存唯一的手段。

不要被臺灣女生的客套和氣質，乃至於我的文字欺騙了。隨著年紀的增加，她們真的可以說服你：她腳下所踏之路，嘴裡吐出的字句，做出的決策，都成了「江湖」二字。在應對之中，她們掂著各方斤兩，一來一往的話語和姿態，心中幾把尺，將謙恭、越線、欺人太甚隨便就量了清楚。在周旋之間，臺灣女生漸漸被我看成了臺灣女人——這或許跟年齡上的硬式分類無關，反而一個人的態度和氣勢更能顯著。在角力中，她們的稚氣漸不可聞，若有冷不防的歧視、脅迫、輕蔑，她們絕對以不見血的方式反擊，攻防如舞劍，稍有不慎，失足失勢。

臺灣女生的生命之旅始於仇女——憎恨生養自己、卻不能替她摘下社會制度的手銬腳鐐的母親——終於憐憫，她們最後學會了原諒自己，帶著悲憫活著。但她們終身懼怕。最底最深的恐懼，不過是害怕孕育出新生命的自己，在喜獲女兒的一刻，又要為下一代的臺灣女生奔波、勞碌、祈禱、恐慌、心痛、原諒，還有期盼。期盼下一代會書寫出什麼不同的島嶼女性。

若有來世，我是否願意再成為臺灣女生呢？這是每個臺灣女生，重複質疑生活的問題，卻又不知不覺活成生活的答案。如此周而復始，生生不息。